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四三・子部・類書類

八編類纂二百八十五卷圖二卷六經圖六卷（卷一百十八至卷二百六十四）

〔明〕陳仁錫輯……………一

八編類纂四

〔明〕陳仁錫輯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
啟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二一〇毫米寬二八四毫米

函史編

人類

異教考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萊伊令黃帝三百年
敢問黃帝者人耶非人耶何以至於斯孔子曰子禹
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事可勝觀耶黃帝尚矣女何以
為先宰我曰是予之罪也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
之聞顯竊有聞焉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勿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八編類纂
卷之百十八

代赤帝撫萬民順天地之紀明幽明之故死生之說
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焉曆象日月星
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故生
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
教又百年故稱三百年也蓋孔子去上古未遠乃其
言止此今之宗黃帝老子者曰黃帝得服食法不灰
垂雲而上仙老子得其術傳關尹亦不灰此又何稱
焉秦始皇既并天下滅諸侯而帝乃欲益無厭獨念
在不灰於是海內方士咸頌言海上有蓬萊方丈瀛
洲三神山在東北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

海而去之蓋皆有王者諸僊人及不灰之藥皆在焉
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
目至三神山顧若居水下臨之風輒去以終莫能至
於是始皇帝甘心慕焉遣方士徐福東入海求神僊
福還言上曰臣往見海中大神謂臣言汝西皇之使
耶臣答曰然曰汝來何求臣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
曰汝西皇禮薄得觀而不得取也即引臣東南至蓬
萊山見芝成宮闕有大神金色而龍形光照天於是
臣再拜請當何齋以獻海神曰令名男子若僊真
女與百工之事來得之矣於是始皇說遣福等齋童
八編類纂
卷之百十八

男女百工百貨入海求而福以所齋番海島中止王
不來他還者皆以風為解終莫能至後始皇竟不得
僊而死死後三歲而秦亡留侯良既用其翕張與奪
之幾助高帝定天下已又託辭穀從赤松子游以自
隱故先漢尚黃老習道論而文帝亦頗信鬼神之事
於是趙人新垣平望氣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彩
文東北神明之舍而西方其墓也天瑞下宜立祠祀
上帝以合符應祠成上親拜郊見燿火舉而祠上若
有光輝然屬天於是貴平為上大夫明年新垣平使
人持玉杯獻闕下刻曰天子萬壽平乃為上言闕下

有寶玉氣來已視之果然平又言臣候日當再拜居
頃之日卻復中於是上大信幸久之有上書告平所
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吏治詐得乃遂誅夷平及孝武
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淮南王安奸僊慕尚之招
致諸言神僊事者甚衆及安爲畔逆謀覺楚人伍被
自請吏白發其本謀及蹤跡具安自剄死所與謀賓
客以輕重誅死而信僊術者猶往往言安得僊與其
人八公者實解去不死而世傳煉金化石法猶祖安
秘其書當是時以方術幸上者有李少君公孫卿樂
大之倫李少君故深澤侯舍人及其生長常自謂七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八 三
十能使物却老以方徧諸侯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
食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何所愈信爭事之少君
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曩與
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大父嘗識其處一坐
盡驚既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陽訝曰此器
常見之齊桓公十年嘗陳於柏臺殆是乎已而按其
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殆數百歲人
也少君言祠龜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
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僊者乃
可見可見以封禪則不虛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

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
不合則隱能化形故也於是天子親祠龜遣方士入
海求蓬萊安期生而事化丹砂諸藥劑爲黃金矣居
久之李少君病歿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
往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已齊人少翁以鬼神方
見上上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能夜致王夫人及
竈鬼天子自帷中望見之良是於是拜少翁爲文成
將軍以客禮禮之居歲餘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
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天子
識其手書問其人果僞書於是殺文成將軍隱之其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八 四
得其真明年天子病弗湖甚諸巫醫畢致不愈上郡
有巫神下之曰神君上召置祠之其泉顧獨言病不
害且要上必會我甘泉上病已遂起幸甘泉置酒壽
宮神君神君貴者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非可
得見獨聞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
室帷中時畫言然常以夜天子寢然後入因巫爲主
人關飲食故其言行其所言世俗之所知無殊絕者
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曾莫知也其後樂成侯上
書言樂大樂大膠東王宮人云故嘗與文成將軍同
師時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棄巫僊惜其方不盡見樂

大而大說大爲人長美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
疑曰臣往來海中數數見安期萊門曰黃金成而河
決可塞不^實成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顧恐效文成則
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歟耳子
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人自求
之陛下誠欲致之必貴其使者令自親屬以容禮禮
之使各佩其信印以通言於神於是使驗小方方效
使闕基基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
聞大言而大說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尋封樂通侯賜
甲第斥乘輿帷帳器物充其家以衛長公主妻之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八 五

金萬斤於是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
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示不臣
也天道者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嘗夜祠其家
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大見數月
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搖腕自言
有禁方能僊矣會汾陰巫得鼎天子曰聞者河溢歲
數不登鼎曷爲出哉有司曰聞昔泰帝與神鼎一
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
人由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京陽音祀上帝鬼神
遭聖則興周德衰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今鼎

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宜見於祖祢藏
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其秋上幸雍且郊齊人公
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
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已酉朔旦冬
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
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
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
謝不應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卿對曰受此書
申公上問申公何人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

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
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
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卦申公曰漢主
亦當上卦上卦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
靈之封居七千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
且戰且學僊百餘歲然後與神通於是采首山銅鑄
鼎鼎成帝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
從者七十人餘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
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
故後世因各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天子曰嗟乎

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為郎。使候神於太室。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獨之泰山。祠上使人驗實。無所見。而五利妄言見其師。又方盡不警。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甚大。類禽獸跡。有物如雉往來。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為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而用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延壽觀。作通天臺。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越人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八

七

人俗鬼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厭服之。於是柏梁災。用越人勇之言。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東治鳳闕。西唐中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曰太液池。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廟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其來年冬。上北巡朔方。謁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灰。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自得鼎天子以封禪。能合符得僊。則與公卿諸儒生議封禪。莫知其儀。齊人丁公年九十餘。為上言封禪者。今不灰之名也。秦始皇上泰山。而暴風雨所擊。不得封。故得封難。

陛下必欲上。即稍上。無風雨。遂上封。則僊矣。於其儀數年。乃得封。天子既登封泰山。無風雨。災如士言。乃大喜。而方士更言。遂萊諸神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爪。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示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登封。則天旱。為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且今天下尊祠靈星焉。自武帝所興祠者。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而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山。君武夷君諸人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八

八

祠皆太祝領他方士所興祠甚衆。令自領凡他名山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其人終則已莫可悉數也。後封禪既十有二歲。上巡行還。徧祠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屬候神人者。獨以大人跡為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迂。惟諸矣。然羈縻不絕者久之。冀遇其真。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日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後對羣臣。每自歎。壽時愚惑。為方士所欺。給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

節飲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宣帝時數有美祥因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五嶽四瀆皆使者侍祠又祠太室山於鄒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之果山於雁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成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醮祭而致遣諫大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類

九

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諫大夫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之世人莫見更生切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鑄作方不讐而大費繫治坐誣用論成踰年兄陽城侯上書願入國戶之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減成武帝時以祭祀方術待詔者甚衆而耗用滋繁谷永說上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或以神惟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費

輿輕舉登遐倒景覽縣圖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渾冰滂晉灼曰李詩以桑石按之水上水即清因化色五倉之術者李詩曰桑石中五倉神五色仙道使然也以欺罔世主襲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神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其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類

十

童男童女入海求神採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衆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陽縣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疎藉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察今唯陛下下詔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寬朝

者當是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
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上帝使
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於是重平夏賀良容丘丁
廣世東郡郭昌等從受道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
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未斷病歿賀良等坐挾忠可
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轉以相教哀帝初皆待詔
黃門尋坐惑衆誅先漢時言僞者實始尊黃帝未論
老子而武帝北伐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祠其泉爲
像教之始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則
經像時有然未宣廣也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因遣使之天竺求之得沙門及持其書四十二章以
來所言皆卑卑苦行云木又戒於佛法無當而王公
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設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資
冥福會詔有罪亡命者贖而英奉黃白繅統詣相國
言請贖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遂所贖
助伊蒲桑門之盛饌後更信方士言作金龜玉鶴刻
文字爲符瑞冀飛昇長生男子燕廣吉變言英謀爲
逆下史案驗英廢徙丹陽自殺而吏得英故所疏天
下嚮方術者人士姓名詔窮治於是窮治至累年不

解辭轉相連引自京師貴戚諸侯至州郡豪傑父老
及案獄吏阿附坐或徙者以千數夫楚王英之爲禍
烈矣乃其初豈遠有邪心哉獨好奇尚怪蕩而不正
邪誕不經之術入焉妖黨比煽滋蔓熾然至絕緒殞
身禍延不辜桓帝時上頗好二氏言遣中常侍之苦
縣祀老子已更祀之于濯龍宮設文廟爲壇卽淳金
卸器張華蓋之座用郊天樂親祀之襄楷上疏言黃
老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
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今陛下淫女艷婦極
天下之麗其肥飲酒殫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
理奈何欲如黃老浮屠之道乎尚書奏楷違經誣上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十二

司寇論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
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齋祠由是其法浸
盛張角者鉅鹿妖人也初爲奉黃老之道畜弟子稱
大賢良師咒符水以已病病頗愈百姓信之角分遣
子弟走四方云以善道化民轉相誑惑自青徐幽冀
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衆至數十萬因密置
三十六方大方萬人小方六七千人立渠師爲詭言
相誑惑謂天下當亂歸善道可免災司徒賜數上言
宜敕州郡簡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毋滋亂而

朝廷方崇信道術無禁也置不問中平元年角敕諸方一時俱起著黃巾爲標識所在燔官府聚掠州郡長吏多逃走失據旬日間天下震動東漢以亡而是時留侯之裔孫道陵云得道遇老子於青城峨眉山已又遇之授以方術能役鬼百病而子魯因據漢中魏晉間何晏等祖述老莊之意立論言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與夏侯玄荀燦王弼之倫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而倚易爲玄言阮籍亦著論言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何以名異當其有內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主

誰得謂殊當是時天下士大夫靡然風尚輕蔑禮法宅心事外以任誕爲佳致以游言爲玄眇甚乃縱酒爲昏酣而濁汚自若時有沛國劉伶者嗜酒著酒德頌自稱大人先生無思慮行無軌迹嘗乘鹿車携酒適郊外縱飲使人荷鍤自隨曰來便埋我阮籍居母喪縱於酒何曾面質之於司馬昭所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毋令汚染華夏而昭常內擁護之王衍嘗請羊尚書祐陳事辭甚清辨羊公弗善也衍拂衣去祐退謂人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亂天下者必此人

也衍深鄙之已衍爲太尉從弟戎爲司徒列三公與時浮沈無匡救之節每委事僚案而游所獎拔頗於虛名阮咸子瞻嘗詣戎戎曰聖人尚名教老莊明自然意異乎同乎瞻曰將無同戎大嗟賞良久遂辟司徒掾人謂之三語掾於是天下士皆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說曰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言經世之務高浮游之業人情所徇名利隨之於是立言籍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職業謂之雅達居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儀漬長切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主

夫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爲無也匪非器也而制器必由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而頡論終莫之能救也於是氏羌胡羯交亂于土中元嘉之亂石勒執太尉衍等問晉故衍神情閑定具陳禍敗之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計不在已因勸勸當尊幾免難勒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夜排墻而殺之然風流所漸迄東晉不改當是時惟荆湘督陶侃綜經世

之務聰敏恭勤未嘗少間終日常斂膝危坐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歟無聞於後是自棄也當是時世所傳有道術得仙者稱旌陽今許遜其有方技多神變稱太史令郭璞景純而遜爲旌陽實精修道德五千言之旨以化民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繫與民自新民悅服如父母其聽訟先教以忠孝慈慎仁忍勤儉近賢遠姦而發摘如神吏不敢欺患民難尸曉爲文誠甚具擇秀民之有德行者若耆老交之勸率民以無訟久之棄官歸民畏糧而送者蔽野家尸祝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五

神明有隨至其家願服役終身不返者蓋潔於道不毀於教如此始遜問道於女師謹母母以所受孝道明王之法授之曰一念不欺爲忠一事不苟爲孝故所居而化東晉之亂環所居百餘里賊盜不入閭里宴安暨陽人任谷自言因息耕樹下與神遇遂有娠彌月神以刀弄其陰下出蛇子一因遂成閩人自各有道術能僂得召見宿晉宮中史璞上疏曰臣聞爲國以禮不聞以奇素所聽惟人故神降之福周禮奇服惟人不入宮中况谷妖詭怪人之尤者而引之禁中供給安處營講肄之堂通殿省之側塵黜日月穢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二六

亂天聽臣竊惑之其後晉益衰錢塘有杜子恭者得秘術嘗就人借瓜刀主求之不與咲曰行當還卿既而主去至嘉興有魚躍入舟剖之得刀其神效類此瑯琊孫泰世奉五斗米道說而師事之傳其術百姓神之竭財產進子女以爲共逮獄流廣州太子傅王雅言於晉孝武以泰知養性之方得召見稍遷輔國將軍已而集徒衆謀作亂被戮而兄子恩因遂反海上而會稽吳興等八郡徒黨並時起殺長吏應之其後竟破滅赴海自沈歟妖黨及妖妾猶以謂恩水解去而仙也實不歟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神

下助舉舉王公翼登澄時以隱語發機事，事已輒然。虎嘗引澄入閣，澄忽託曰：「賜下有賊，自浮圖以西，殿以東，皆血流，慎勿東杜。」后曰：「和尚老耶，安所得賊？」澄即轉語曰：「六情所受皆為賊，老自應老，但使少者不昏為愈耳。」後二日，虎子宣刺于輅於浮圖下，欲因弑虎，以澄先誠不往臨而免。虎又饗之太武前殿，澄微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發殿下石棘生焉，無何而冉閔之禍作。」聞小字棘奴，故以諷虎不悟。而石氏竟滅矣。先事時，澄啓營墓鄴西而灰鳩摩羅什性早通點慧，秦王堅遣呂光迎之，光還聞秦滅，止王涼，什因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十七

晉涼久之，秦王興破涼，迎以來，蓄妻妾自若，其徒亦請得置妻子，什方食曰：「吾不汝禁也，然吾所能汝，各能聽汝矣。」取針置食器中，雜諸饌食之，其徒各駭怖，謝不能於是不敢言。畜妻妾事矣，什先姚氏滅，亦歾，興用毗盧法，燔其屍，蓋化唯舌存，什善解中國諸方言，於是，以華音譯西域經論，後滋許譯得經論三百餘卷，而西域經論精者，益往往廣傳布矣。或以為中華文士好佛者，則老莊言相助為揚，兩夫六代迄唐，文最不振，即僧於佛義，無精解者，當誰為助為言哉？非實事矣。沙門慧達於中國僧最深，陶徵士潛從

之游，結白蓮社者也。自吳大帝來江南，已有塔廟，然未盛行。至是，江左名人范泰謝靈運之倫，競言六經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為指南。梁武既滅齊，得國已信沙門，實誌嚴事之，受浮屠戒，日惟一食，食惟菜羹糲飯，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絕房室三十餘年，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敕織官文繡不得為人物鳥獸之形，恐裁剪疑殺生，詔宗廟以麋為犧牲，以割殺乖冥道，止酒飲，罷宴遊，非祭祀饗祀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危坐，為止觀，即盛暑無袒裸，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用浮屠言尊佛法。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十六

僧喜施捨，三舍身，同泰寺公卿具貲詣寺贖，已乃還。多造塔廟，公私耗損，已詣同泰寺講三慧經四閱月始解。是夕浮屠災，梁主曰：「此魔也，宜廣法事厭勝之。」起十二層浮圖，益壯持佛大悲戒，斷重形，輒終日不憚，或謀逆事覺，相對泣而宥之，由是王侯恣橫至白晝殺人，牧守貪黷，即使援州縣盜賊縱橫，無忌良民，大困用浮屠戒，無恠愛而士民爭豪華，不務農都邑，無半年之儲，獨資四方委輸，參軍郭祖深度帝不可勸，諫與檄上封事，其後外崩中潰，一如指斥者之言。齊永明中始安人龔玄宜者，自稱神人，與玉印玉版

能吹成紙字、惑衆爲奸利、自稱冀聖人、前後郡太守敬事之、衆附且亂、內史裴昭明付獄案罪、亂乃已、先是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爲符水禁咒、已自言遇老君降受、辟穀輕身之術、命繼道陵爲天師、已又遇仙者李譜文曰、老子之玄孫也、授之圖籙、真經、便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嵩自陳朝野未之信、而光祿大夫崔浩悅其玄言、首信之、師受其術、魏主從之、詣壇下再拜受符籙、作靜輪宮、高不聞、爲大聲、冀以上接天神、功費以萬計、而浩素詆佛曰、何爲事此、胡神從魏主之長安入佛寺、見中有兵器、出以白魏

八編類纂

卷百十八

七

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有之、必與蓋吳通爲亂耳、按誅闔寺沙門、發其宮、大得醜器及窟宅、婦女、浩因說魏主移征鎮諸有佛像、胡書悉焚毀、而沙門無長少咸阬殺、自今事胡神造經像者、門誅嗟夫、上失其道、民浸沸、無歸心、窮困者無所生、其命逃沙門以自生、民則何罪、乃比而誅之、不過甚過甚矣乎、滅生埋矣、明年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太武以弑殞而天神不衰、再傳而孝明專尚釋氏、胡后擅朝、極土木靡麗、以事佛、民至有盡戶爲沙門者、李瑒言禮不孝之罪、莫大於絕祀、今愚民背禮肆情、缺當世之禮、而

冀將來之禍、今南服未平、民避成役、若復聽之、恐此屋皆沙門矣、都統僧暹等以瑒謗佛法爲鬼教、泣訴之、太后太后召責之、瑒曰、禮天口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生本人也、人則鬼也、何謂謗乎、而劉晝爲齊高歡言、尼與優婆夷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尚四百餘萬、六月而損一胎、則年族二百萬戶也不省、蓋至是而中國九土、無慮皆奉佛糜億、乃其效可觀矣、唐興、太史令傅奕言、佛在西域、路達言、妖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

人編類纂

卷百十八

三

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毒夭、有命自天、刑德威福、關之人士、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未有佛法、而君明臣忠、祚年長承、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宣、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夾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夾非之、非聖人者、無法、請按其罪、夾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

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瑯不生空桑而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瑯不能對。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違戒律而苟避征徭也。詔汰沙門。奕精究術數書。而終不之信。嘗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令死。已復咒立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勝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凝立自如。頃之。僧忽自仆。不復蘇。又有婆羅門來言。得佛齒所擊。輒碎。士女輻湊往觀。奕謂其子曰。吾聞西域金剛石。最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蓋往試焉。應手碎。觀者乃止。初釋迦牟尼入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八 王

滅時拈一花示眾。眾莫喻。惟弟子摩訶迦葉者微笑。釋迦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門付迦葉矣。所謂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者也。舉所衣袈裟及所持鉢授之。自是世授其高等弟子以為信蓋。二十八傳而達磨者得之。東航海至廣南。蓋梁武帝時也。時梁武帝方嚴事佛。廣南守言西域有異僧來。因禮延至金陵。帝召見嚴事之。問之曰。朕即位來。造寺寫經度僧者不可勝紀。當有功德否。達磨曰。實無功德。帝問何也。達磨曰。是於佛法為有漏果。為有為法。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公德。

不以世求。帝已意屈。已復問聖諦第一義。達磨曰。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達磨曰。不識。帝復不喻。達磨曰。順曰。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種種糜費之事。日新月盛。世之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之言。懇切詳盡。開如不聞。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為齊家初祖。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滅者。達磨遂北渡江。止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已得僧慧可授焉。僧慧可參達磨。天大雨雪。可堅立不動。安乞師與安心磨曰。將汝心來。與汝安心。可曰。我心未良。久見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可曰。是宗中入國。又六傳而新州僧慧能頓悟其宗。曰。何期自性。本來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八 王

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於是大闡其法於韶州曹溪。其說法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疾。如無貪。瞋。多。自性。戒即自心。觀善惡境。相一不搖。亂名自性。定。即自心。清淨。智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者。名自性。慧。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本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曰。佛名。兩足尊。心。無人我。貪高。貪愛。執著。曰。法。名。離欲尊。心。於一切塵勞。愛欲。皆不染著。曰。僧。名。衆中尊。即自本心。見性成佛。不離平等。日用而語。益圓通。武后時。遣使隆禮。迎致之。不赴。於吳天堂。地獄。福果。田利。既足以訖。誘愚俗。而五宗雲。

布南嶽為仰雲機世高明士又籠罩其中無能自脫者而佛教蓋自天子侯王公卿咸尊奉其道其深者至以為教弘周孔思深父母望望焉欲從而末之能至也代宗初末甚重信其法時相元載王綰杜鴻漸皆佞佛綰尤甚不食葷血鴻漸亦以使蜀還無恙飯千僧上嘗問曰佛言報應信有之耶載等曰國家運祚靈長非空植福業何以致此福業已定即小有災厄終不能為殃故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歿二虜不戰而退此豈人力何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作內道場飯僧晝夜梵唄

八編類集

卷百六十八

三

有寇至則作孟蘭會自祖宗像分供塔廟以厭之內出仁王經載之寶輿音樂鹵簿前導百官班迎從至資聖慈明寺講誦為禱禳寇去加賜乃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國公出入禁闥權移貴勢矣載等侍上時多談佛事不及刑政由是民皆承化廢人事而奉佛憲宗迎佛骨於鳳翔晉禁中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表上觸諱惡謫刺潮州自唐高祖時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即其地立廟貞觀中沙門玄策西至天竺得梵本經論六百餘部以來其後中天竺亂遣

長史王玄策往使為所掠跳身遁發西域兵與戰大破之而得其國方士娑婆寐以來自言壽二百歲矣有藥能長生太宗館之金甌門發使行天下採所須靈藥異石煉之積歲就而上崩高宗時上欲餌浮屠所治丹東臺御史郝處俊諫曰命有修短不可延也異方之劑性品未諳不可試也先帝詔浮屠案秘方煉藥服之遽而大漸上醫莫知所為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為恐貽萬世笑而止此前鑑也乃卻不御中宗時鄭普思以幻術依鬼神為姦見親幸出入宮禁拾遺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通也其言詭惑非可信也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耶則夷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耶秦皇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耶墨翟于實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繁今哉堯舜稱聖道在人事敦睦平章不聞以鬼上不省已普思以妖幻愚衆徒黨徧岐隴遂煽亂中丞環捕論歿詔勿治環廷爭不能得司直范獻忠憤發挺前曰環為國大臣不立誅逆豎而請之其罪大矣臣請先斬環明普思之辜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環長者用刑不枉普思

八編類集

卷百六十八

五